



李崇建

民國五十六年生

東海大學中文系畢

現職／冠群國際開發公司

作品／曾獲東海文藝獎五四文藝節散文獎

一九九五年三月某夜凌晨，台中市某眷村大火，起火點為住對門而不相連的兩戶人家，起火原因令人費解。有人看到兩處人家同時起火，而燒毀的兩排房子中，不幸被燒死的都是起火點的兩家人，除了兩位七十餘、八十餘歲的老榮民之外，喪生的人都是重度智障。據記者深入採訪，整個眷村中之竟有十餘戶智障家庭，生活同時陷入困境。

小時候曾看見智障的孩子在路上受欺侮，心中頗有感慨。他們不能同我們一樣受正常教育，通常又家境清寒，令人無奈。而當眷村與智障兒這兩個弱勢團體結合一起時，顯得無奈更多、無助更多。因此當報導眷村大火的消息之後，便寫了此篇小說。能喚起社會大眾的注意嗎？當然不可能！只是想表達一種哀悼之情吧！

老王在廁所裡抖了許久，幾滴尿珠圓滾滾的順著褲管流下，他屈腿彎腰還沒繫緊褲頭，就隱沒在起了毛線毯的長褲裡。

「該換短褲穿了，這天氣熱得慌。」他邊走邊嘟囔，走向門口修了一半的破腳踏車。「這車真不中用，前兩天才上的油，鍊條老掉，你奶奶的，再剪一股兒試試看！」

老王手裡更換著鉗子，剪子使勁，豆大的汗水從花白的髮莖間淌下，在橫向的皺紋溝打幾轉兒，沿瘦黑的頸項留下背脊。破了無數小洞，細縫的白襯衫裡裡外外濕了一大片。

「他奶奶的，老子吃奶的力氣都使上啦！還不斷啊！」老王搖搖頭嘆氣似乎想及什麼。突然，拿老虎鉗的右手青筋暴起，直連到脖子上甚至嘴角，喝了一聲，「俺就不相信你有多頑固。」

良久，老王喘吁吁的拿著剪下的一小截鍊條，一手拄著牆，慢慢往陰影裡挪，太陽仍熱呼呼地朝他半邊身子招呼。一灘灘黑色油漬和他屁股滲出的汗印子雜亂地出現在他

先前修車的地方。他看著屁股印子在太陽底下一點一點化去，又挪挪位置，這次是將身子整個移到陰影裡，剛剛空出的地方又出現一個更新更大的汗印。老王眯著眼笑了，從逐漸化去的汗印子裡，他看見隨汗水流淌而去的歲月重新在腦子裡浮現起來。彷彿回到四十幾年前自己還是個二十來歲的年輕小伙子。雖然國民政府剛退守來台，他卻對未來充滿希望，渾不把苦當成一回事。常常揮汗如雨地操練之後，在樹蔭下聞著身上發出的汗臭，換著不同的樹根磨蹭，看自己的汗水漸漸消化，讓濕透的褲襠乾爽些。他想總有一天要娶房媳婦生下十個八個娃兒，一了父母親生前的心願，為王家多添香火。

「老子當年結婚都難，現在又要擔心小的，難了！難了！」老王想了一會兒挨著牆壁嘆了一口氣。隔壁老朱不知什麼時候拿著把大蒲扇，像看戲一樣盯著老王，忍不住開口罵道：「格老子的，什麼難不難的，一會兒眯著眼笑，一會兒嘆氣，您老精神好，大熱天不在屋子裡看戲，一個人在外頭掂著條破鐵鍊演起戲來，您這是哪一齣？是老王賣瓜？還是王老五騎鐵驢？」老朱一口四川話劈哩叭啦沒說完，老王叭噠一聲站直身子：「唉呦！今天是星期幾了？哪一台有戲看？」

「中視！今兒個是北京戲院那個馬派的小生叫什麼來著……？唱一齣『淮河營』，

可真是精彩。」老朱說著拿起大蒲扇一揮，嗯，唧唧的自顧自的唱了一段。

「唉！俺怎麼又忘了，今兒個是七月份頭一天哩！時間三個月換一次。」老王唉聲連連，看似懊惱的緊。「這電視台老換演出時間，讓人弄不清楚什麼時候有戲看。一個禮拜就播三次，如今丟了一次真是可惜。唉！都怪對門老趙的孩子，把收音機音樂開那麼大，要不然俺就可以聽到唱戲的聲音，也就不會錯過了。」

「你老想聽到別人家裡有唱戲才開電視，難怪你看不到戲。」

「唉！你不知道，電費貴啊！俺一個來月就領那麼一點退休俸，不省點怎麼可以，而且旁的電視節目俺都不喜歡看。」老王邊說邊看手裡的鍊條，淬了一口唾沫在手心，賣力地幹起活兒來。

「也不是我說你，老王，該省的當然得省，可是也不能省成這個樣兒，拿你眼前這破車說吧！打我搬進這卷區，你就騎它了，算算二十幾年啦！你也不捨得丟，成天價東修西補的，花多大精神哪？咱們村子裡除了老孫，老曹，老范，唉！反正屈指可數，還有你家沒有摩托車。都活那麼大歲數，還過得那麼苦做啥？真搞不懂你。」老朱的大蒲扇前後不停的搖擺晃蕩，彷彿在為自己的話頻頻點頭似的。

老王正費勁地將截好的鍊條絞回車上，才褪下的汗珠子又一顆顆從額際蹦出來，沿著先前的路徑往下滑，就像融了的蠟像般，渾沒將老朱的話放進耳朵裡似的。但是他內心可清楚得緊，這些年來日子過得算不錯啦！有房子可以住，有錢可以領，他還能奢求什麼？他當然想過得更好，同街上其他人一樣，可是錢那裡來？早些年他真的苦，打離開爹娘開始，一個人光著屁股來台灣，能吃飽算不錯了。後來當了兵，一路升上士官長，同一群低階軍官抓毯，分配這丙等房舍，雖不比外面洋房。總是落腳有個地方，有籌碼叫媒人說親，那是他爹過世前耳提面命念念不忘的事，他們王家存亡絕續的大關鍵，早些年，他一直將這事看得跟反攻大陸一樣重要。

他手上這老爺車便是結婚前幾日買的，兒子出生前，帶老婆回娘家，在台附近探望長官同袍全靠它。老婆死了後。他兼差賣菜養活兒子他全靠這買賣。陪了他大半輩子，就像他投身軍隊這麼久，說什麼也捨不得丟，再說它一不吃油二不佔位子，騎著也沒啥不好。

「俺這樣過也沒啥不好，起碼可以鍛鍊身體。咱們老主任委員說過的『維持強健的體魄才是勝利的關鍵。』」車輪在手邊轉著，老王神采煥發地答了話，也不知是車子修

好的緣故，還是引了一句剛從榮光週刊看到蔣經國先生生前的訓詞。

「是啊！我也沒說你這麼過不好。格老子的，只是這麼大的歲數，該享福了喲！這麼節省連你孩子也跟著受苦。哈！這叫『苦上加苦，又是何苦！』」大蒲扇往腿上一拍，老朱得意得哈哈大笑。

「什麼叫苦？你懂個屁？老子是想給兒子留兩個結婚用！現在不苦著點兒，將來怎麼享清福？俺這種苦啊！是『用心良苦』，你懂啥？」老王正聽得一肚子悶氣本欲發作，想不到在緊要關頭用了一句成語，也不知是不是聽到老趙他兒子正在播放張宇的歌，樂得自己也哈哈大笑。

「我知道你用心良苦呀！咱們這村子裡有誰不知道你用心良苦？我是擔心啊！……」老朱搖搖頭似乎不想說，後面幾個字細到聽不見，只有他自己懂得。

「你擔心啥？俺有啥好讓你擔心。」老王大聲地。

老朱不接話，老王也不問了，老爺車架好之後就拿起堆在門前過期的榮光週刊將地上油漬揩淨。巷子裡安靜的就聽到紙磨地的沙沙聲，和蒼蠅亂飛的嗡嗡聲。路面的柏油是修完下水道才新壓過的，太陽一曬濕漉漉潮潮似的，彷彿在冒煙發汗。整條巷子散著一

股特異氣息，融合了油漬、巷頭集散垃圾的腐爛味兒，還有流浪狗兒隨處拉的軟硬糞便發酵味兒。

「放心吧！」老王打了自己一耳光後開始說話，一隻蚊子扁扁地黏在掌心，連一滴血也沒吸著的死樣「俺雖然七十歲了，卻是一路當士官苦過來的，身體好得很。不像老周，一身是病，而且他那兩個兒子太傻了，重度的哩！痢屎撒尿都不懂，那是當真活得沒意思了！」

「唉！甬說了！老孫他家三個呢！還有那個上尉退伍的河北老鄉老王家也是一個，連他老婆兩個。老范、老顧家也是。」老朱說到後面巷子的老王時連退伍的軍階和府上都說得一清二楚。

「俺知道，可是俺的兒子並不笨唷！比他死去的娘可聰明多了，他會從一數到一百哩！也很孝順，在家懂得幫俺的忙。前些時候還學人家在外頭撿紙箱舊報紙什麼的賣給收破爛的老鄧，還賺一點錢呢！」老王提到兒子時嘻嘻地笑了。

「我聽說像你兒子這樣輕微的症狀是可以醫治的，就是不知道門路而已。也有商店願意用這種叫『弱智』的吧！」老朱說到這裡特地看了老王一眼才繼續說「我那天到



街上就見到這麼一個店，一直要告訴你老忘了提，我還特別記了他的店名，好像是叫「關懷超市」的樣子。」

老王的確不知道外頭有這些地方，但是他不會放心讓兒子出去做事，從小兒子就被外人欺負慣了，他將兒子像正常人一般送他入學，好幾次被老師的板子打得手紅腫腫，回到家裡一句話也不吭，隔天就驚扭著不去上學，老王不依，硬是逼著他去。直到一次送便當到學校時赫然看見他被幾個孩子架著，輪流朝他褲襠裡吐唾沫。老王才紅著眼將兒子帶回家，不再寄望學校，決心自己教育。一晃眼兒子二十幾歲了，老王沒再讓他出去唸書或工作，他是王家來台灣唯一的種，萬一出任何問題如何向王家祖宗交代。只怪阿枝一生下兒子就撒手西歸，要不就多生幾個，老王不信每個孩子都這樣傻不愣登。

「老王呀！聽我說的準沒錯，把你孩子送去那地方工作，訓練訓練有啥不好？既不怕被欺負又有保障，你還擔心什麼。再說你能養他一輩子嗎？你多大年紀了，還有多少『將來』好等？」

老朱講的話是有道理，他老了，能有多少「將來」？打二十歲開始，他就一直在盼望這兩個字，盼到現在房子、兒子都有了，卻全不是當初想的那麼一回事。他就像眼前

這破車一樣，終於要被淘汰。

「而且你不是想學我一樣兼差當大廈管理員嗎？你兒子有了固定的工作，你就可以放心的兼差，兩個人加起來一個月起碼有兩萬來塊錢，等將來眷村改建成新的公寓大廈，還怕你兒子討不成老婆嗎？」老朱見老王動了心，一口氣說了許多好處。

老王沈吟了好久，「那你幫俺打聽打聽，那個什麼超市的，還缺不缺人手，要是可以的話俺就叫狗奪去上班，你說眷村改建的事到底成不成啊？都講好多年啦！也不知道什麼時候輪到咱的。」

「格老子！成的了，今年一定可以。」老朱轉身向前，朝巷子頭尾各瞄一眼，將大蒲扇架在老王身邊低聲說「唉呀！老同他們那一排房子都毀啦！政府說好會儘快處理，總不能讓沒房子的人一家大小都喝西北風吧！咱們一個村子的當然是一起改建！宋省長說的，這一次錯不了，老周當初想的到，有關當局一定得重視這事兒。」眷村的村民在火災發生之後先是驚愕嘆息，說老周命運多舛，接著大家便議論紛紛，有小道消息傳出這不是意外，是有計畫的，要不五巷一排十四戶人家，就死了老周父子三人，三更半夜著火，其餘十三戶全逃生了。村子沸沸揚揚傳了一個月，儘談這事。但大夥兒仍當成機

密似地偷偷議論，怕傳出去會給政府知道了，眷村不給重建。就老孫常嚷嚷哪一天活不下去要學老周這樣一把火了結生命，倒讓左鄰右舍起了不小驚慌。「你說的俺都知道，改建這碼子事他奶奶的俺聽多了，議員說過，國代也說，市長、立委、黃復興黨部都說，結果都一樣。現在省長說，俺看明年選總統，得輪總統說。」老王越講越氣，自己也覺得莫名其妙，只覺罵上癮了。吐了一口唾沫正想繼續，老朱空出的左手拍拍老王肩膀接話「不會的，不會。我看準省長講的有可能，不信你等著看看好了！」

「不等能怎麼樣，還不都是老話，早晚咱們像其他人一樣等到地底住去，要不等到中風腎臟病，不能動了還是再等。」

「這次不一樣，以前說改建都是選舉前，這次可是選舉後，你注意看到沒有。」

「希望你看的準，咱們辛苦一輩子了。」兩人眼光不約而同望著向口打盹兒的兩條癩皮狗，兩條狗彷彿知道般，眸子微微閃了一下也向這邊看過來，沒發生什麼事竟夾起尾巴。兩老都笑了。

「像不像？」老朱問。

「像什麼？」老王猶疑一下隨即會意「像，唉！人不如狗！」

「狗奪哪兒去了？一晌沒見著？」

「大概孩子們帶出去玩了，小孩子跟他玩得起勁，大概現在學校放暑假了，幾個小鬼和他成天混在一起，連影子瞧不著。」老王下意識抬頭看天，太陽被遮住了，一塊烏雲正在頭頂聚攏。「這天真怪，剛剛還出大大太陽一會兒要變天快下雨的樣子，狗奪也不知那裡去了，讓人擔心。」

「唉！難養啊！誰家不是這樣，除非你用鐵鍊成天拴著，格老子！總比我光棍強太多了！」

「是啊！」老王欣慰地「總是有……噢！」老王話未說完，站起身子。一群孩子嘻笑的聲音傳自巷底，又像出了事一樣。

「射中了，射中了！」「射他的蛋。」「換我，換我。」「他手遮住啦！」……：「一群小孩子圍著一個褲子褪到膝蓋的男人，個個手裡抓著一把橡皮筋，只有那男人手裸捧著卵蛋，怕痛似的，紅著兩眼，口水在腮邊直流。」

「射你媽的蛋，他奶奶的！」老王跑到小孩子中間咆哮，往一個大個子後腦杓狠狠括了一記，大個子吃痛，左手拈著的塑膠袋差點掉下。

「這不是老孫那孩子嗎？怎麼跑到街上脫褲子來著，格老子，你們這群小王八羔子都該打。」老朱擋在男人前面，地上紅的藍的黃綠橡皮筋散在腳下，幾個小孩子躡手躡腳地拾取。

「是他自己要脫褲子。」「他每次都這樣，看見女生就脫褲子。」「他是色狼。」……小孩子七嘴八舌辯解。

「他是傻瓜，傻瓜知道啥？」老朱狠狠在男人身上踹一腳，「起來，褲子穿好我帶你回家去，回頭叫你爸爸打你一頓狠的。」

「狗奪也是傻瓜，就不會這樣子。」小女生聽老朱這麼說，手指著老王旁邊的大個子說。

「你奶奶的你們才傻，狗奪才不會這樣子。」老王氣呼呼地對小女生說話。

「誰說的，有一次我就看他這樣玩自己的卵蛋。」小女生的哥哥吧！理直氣壯的。

「放屁，都給我滾，你們這些傢伙專門欺負人。」小男生的話刺痛了老王，他最怕是有人說他兒子如何如何差勁，他想到狗奪小的時候被一群玩伴圍著吐唾沫的往事，心中更是一陣陣抽搐著。「俺白養你了，欺負人，狗日的東西，老子一天到晚擔心你，怕你

出事，結果你這麼不給老子爭氣，俺王家怎會出你這樣的種……」老王擰著大個子耳朵，幾乎是用拖的，脹紅著臉，嘴裡還罵個不停，濃重的鄉音在沈鬱的空氣中嗡嗡作響。

在房裡休息的老榮民一個個從家中走出來，有的傍著門互相打聽出了什麼事。

誰也說不清出了什麼事。大雨急急地將人群打散，趕回屋裡。

狗奪跪在牆邊，提著兩管鼻涕，有一段沒一段地抽著，和兩腳拍打紗門的撞擊聲輝映，他爹坐在前面，臉色和手中板子一樣青，卻又像外頭雷聲一樣不時發出虎吼，地上散著一根胡蘿蔔，兩塊抽芽的芋頭嘲笑似的看著顫抖的一老一小。「不是東西，簡直不是東西，成天價怕你受人欺負，結果你去欺負人，長大了是不是？想當流氓，連爸爸都不要了。」老王說著不忘抽狗奪一頓板子。

狗奪抱著頭哭，老王更生氣。「不准哭，你這不肖子，跟老子一點都不像，俺當年在軍隊的時候受多大的苦啊！被折磨得不成人樣，也不像你這麼沒出息。咱家完了，還指望你取房媳婦給俺生幾個孫子，結果你這麼不聽老子的話，俺還指望什麼，你知不知道老子都七十歲了，到今天都不敢忘記你爺爺說的話，你才二十來歲，老子還在身邊，就造反啦！……」老王說到傷心處，聲音哽咽起來。

狗奪見他爹這樣，淚水更像雨水，「爸，俺不敢啦，俺不敢啦！俺給你磕頭。」狗奪臉上涕泗縱橫，全集中在一張厚唇上打轉兒，一開口倒吞下了不上黏呼呼的鼻涕，話也說不清楚便在地下猛磕頭。地上的胡蘿蔔被狗奪的頭一撞，轉了好幾圈才停下來。

老王火了，又是一頓板子「說，地上的菜哪兒來的？」

狗奪縮在牆角抽著鼻涕，兩手不停的擦，新鼻涕不停地供應上嘴裡，老王拿起胡蘿蔔往狗奪身上敲，一根胡蘿蔔敲成爛泥一般，汁液和著眼淚流進嘴裡，有一點甜甜的味道，他不明白爸爸要把花一百元的胡蘿蔔打爛，那是他十元十元壓歲錢存來的，他想想順爸爸，本以為買了菜他爸爸會高興，結果竟是一頓毒打，他真的再也不敢了。

「偷人家東西，俺打死你，俺要你幹啥！這發芽的芋頭能吃嗎？值得你去偷嗎？王八蛋，不孝子……」老王和兒子一樣，眼淚像汗水一般在老臉上轉，這大概是二十年來蔣介石過世後第二次掉淚。狗奪見狀更是泣不成聲。

「咱們王家八代單傳呀！你知不知道，到你數第九代了，你媽媽生了你就撒手啦！俺守著你這個種一直到今天，要不是當年你爺爺一句話，俺何必這麼苦把你拉拔到大，老子圖的是什麼？結果把你養成這個樣兒，將來我拿什麼臉見你爺爺，乾脆都不要活了

，學老周一把火燒個精光乾淨！」

老周房子燒了，老王清楚那是活得沒希望了，他們倆經常一塊兒聊天，兩個智障兒，都快八十歲了，想到將來歸西之後，誰來照顧這兩個笨蛋。吃喝拉撒睡都要人幫。這村裡好幾戶人家都這樣，娶了傻老婆，生了笨兒子。如今兒子這麼不聽話，他自然想到老周的下場。

老王是個本分的人，他當然不會選擇老周的路，只是絕望的時候還能怎麼辦？他望向牆壁貼的榮光週刊上剪下老主任委員的話以及各式標語，諸如「天無絕人之路。」「毋忘在莒。」「風雨生信心。」……等等。心中惦著手底下三十多萬給兒子娶媳婦用的存款，漸漸覺得寬慰起來。

想想老周，想想老范、老顏，有的還是同單位的長官，至少他現在強多了，狗奪只是輕度智障，也不是全沒希望，只要有錢就可以幫兒子娶房媳婦了，老朱還是光棍呢！

「還好！」老王絕望的情緒過了，揩揩眼淚「你一出生俺就給你起的小名叫『狗奪』，要不然你那能活到今天。」

「俺的小名也叫『狗奪』。」老王吁了一口氣「你瞭解嗎？咱家鄉小孩子餓不活都



丟給狗吃了，能活著的就算是從狗嘴裡把命奪回來，所以叫你「狗奪」就是說老天爺會可憐咱們，保佑你好好活著，你懂不懂？咱們家裡都是單傳呀！所以你要爭氣將來多生幾個小孩，俺只要養到你結婚生子俺就放心了。」

狗奪從小聽老王講這些話，不下數千遍，每回聽見這些熟悉的話他就猛點頭以示自己聽得懂，畢竟只有父親說得話最能讓他覺得溫暖與明白。然而他當真明白嗎？沒有人知道，連狗奪自己可能也不清楚。也許老王不需要兒子真的明白，能活下去就是好的，趕緊生一窩孩子便是最大願望。他們的命都像從狗嘴裡奪回來，還能奢求什麼？他沒讀過多少書，很多問題都是從牆上標語找答案。但是他知道「狗奪」的由來，那是家鄉的說法——從狗嘴裡要回來的命。

老王搔搔白髮要滿臉水患的兒子陪他念標語，自從狗奪輟學之後，老王就是藉著這些標語教狗奪認字學道理。「『毋忘在莒』！這是告訴咱不要忘了自己的國家，沒有國那有家，知道吧！」老王以自己的知識對著兒子殷殷的教導。狗奪帶著眼淚鼻涕一邊點頭一邊跟著念，面對這些標語和道理狗奪長年累月已經聽得很熟悉。

老王從褲子口袋掏出一條破手帕幫兒子揩淨了臉。「站起來，要好好得學，將來才

會變得有用，讓人家看得起。」老王要跪在地下的兒子站起來，指著另外一張剪報裡，兒子總是無法一次念全的標語「『生活的目的，在增進人類全體之生活。生命意義，在創造宇宙繼起之生命。』這是老總統講的話，世界名言，你一定要用心的記，好好的讀它。」老王認真的說。可是狗奪面對這麼長的句子總唸不周全。以前他教得沒耐性的時候還會莫名其妙對狗奪發一頓脾氣，狗奪於是念得更零落不全，後來他只能想更好的方法教兒子，偶而也會想想有些荒謬的人生，想到兒子的小名，他給兒子取上同自己一樣能消災解厄的小名。他自己都能在戰火裡熬過來，他兒子也一定沒問題。但是他不知道兒子腦子是誰奪去的，也不知自己的年紀是誰奪去的，就像他不知道才剛修好的老爺車正在車口讓大雨淋一樣。也許明日出太陽的時候又得對著該死的鍊子上油，在太陽下玩流汗的遊戲，也許會和老朱抬槓，也許再錯過一場戲，也許……

在我們成長的過程中，我們渴望好的未來、好的現在、好的將來。但是我們也知道有些人是注視著前世，過著無望的今世，寄託下輩子。生命一般人是一天一個月一年在流逝，對一無所有、卑微、認命的人而言，是一輩子、一輩子那般漫長的在過。〈狗奪〉中的老王就是這樣的人。

而讓我們感到自己才卑微、貧乏的，是他們的淳厚與絕不怨天尤人的中國農民般的性格。〈狗奪〉中的老王年上七十、住破落的眷村、老婆死了、有個智障兒子……甚至他的鄰居的現況也和他差不多，他所看到、想到、了解與不了解世界，我們明明白白的看到了，我們唯有沈默。因為老王有他篤定的打算，他用標語教兒子識字、一心給兒子娶媳婦、生一大窩孩子傳宗接代、認同國家……他的今生與來世在這個心願上相逢如他生命的任務的完成。當我們認為我們不是老王時，事實上，我們是另一種老王的生命形式。不是這種老王，就是那種老王。數不盡的老王。這教會我們懂得尊敬不同位置的人，也慈悲。